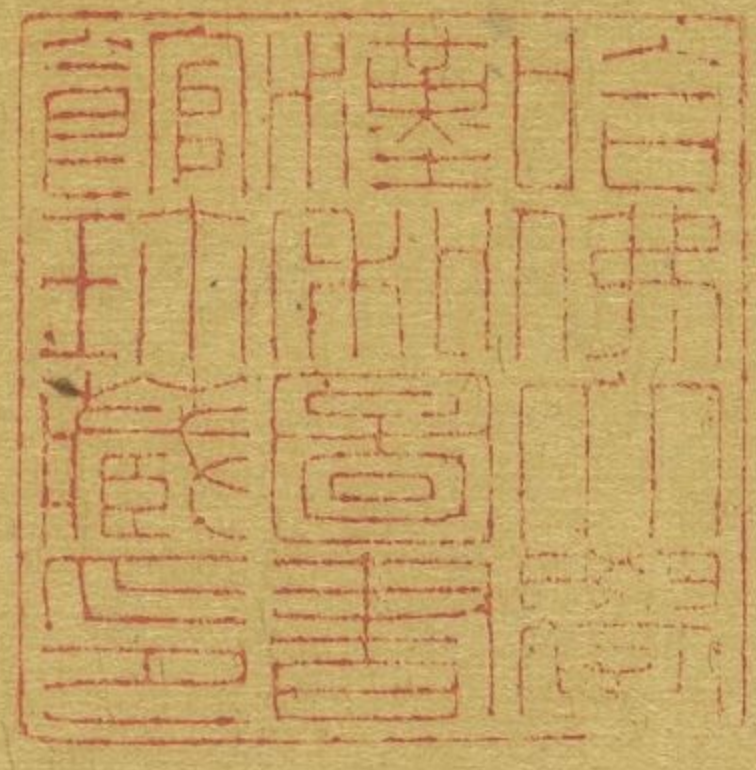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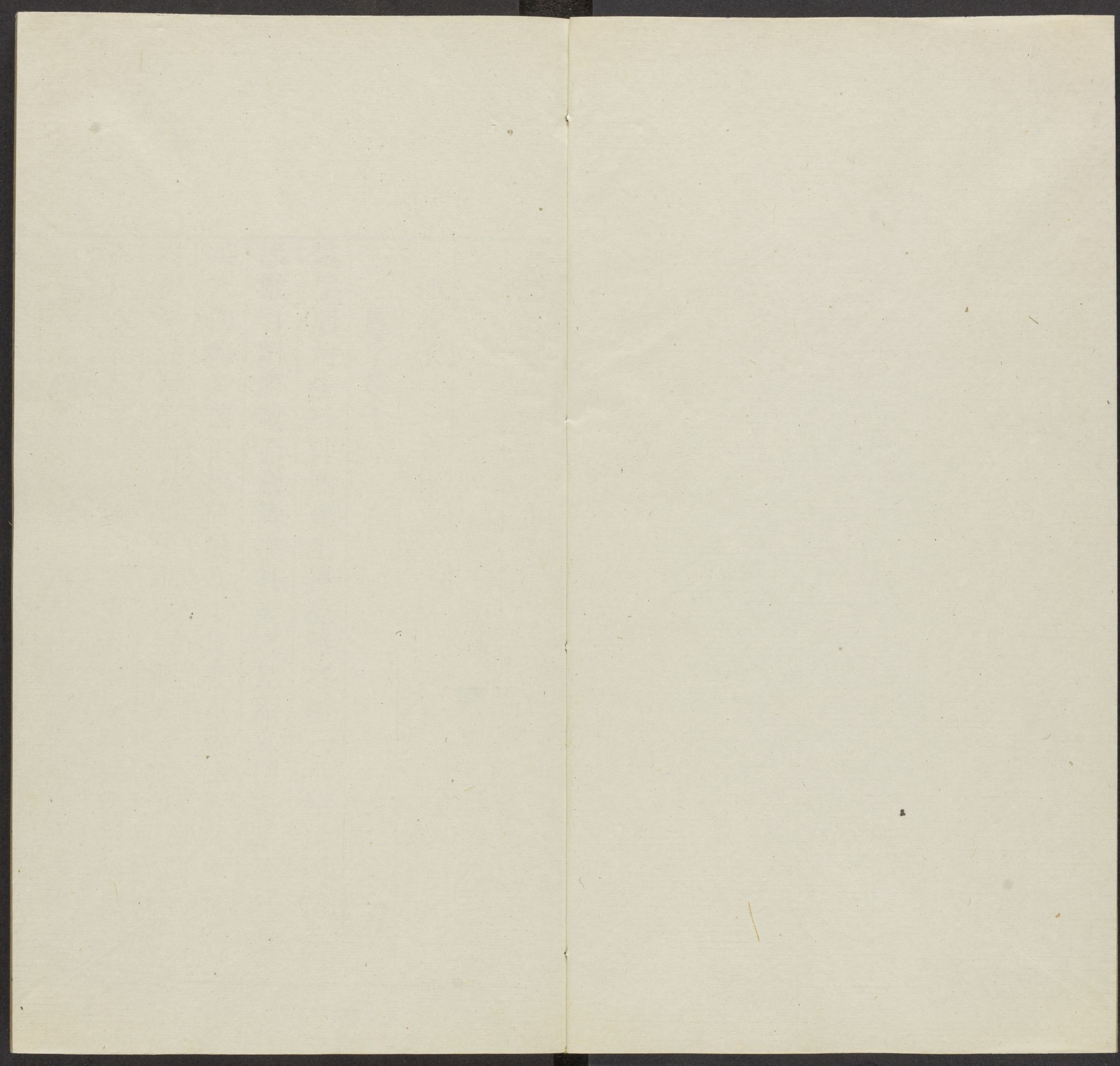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NOV 22 1932

~~3/21/83~~

T5403/83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三

佛大學漢和  
書館珍藏印

喬孫

孤喚元

奇重梓

郁離子

虞孚第十

虞孚問治生於計然先生得種漆之術三年樹成而割之得漆數百斛將載而鬻諸吳其妻之兄謂之曰吾常於吳商知吳人尚飾多漆工漆於吳爲上貨吾見賣漆者莫漆葉之膏以和漆其利倍而人弗知也虞孚聞之喜如其言取漆葉煮爲膏亦數百甕與其漆俱載以入於吳時吳與越惡越賈不通吳人方艱漆吳僮聞有漆喜而逆諸郊道以入吳國勞而

舍諸私館視其漆甚良也約旦夕以金幣來取漆虞孚大喜  
夜取漆葉之膏和其漆以俟及期吳僧至視漆之封識新疑  
之謂虞孚謂改約期二十日至則其漆皆敗矣虞孚不能歸  
遂巧而死於吳

若石隱於冥山之陰有虎恒蹲以窺其藩若石帥其人晝夜  
警日出而殷鉦日入而燎燁宵則振鐸以望植棘樹墉坎山  
谷以守卒歲虎不能有獲一日而虎死若石大喜自以爲虎  
死無毒已者矣於是弛其機撤其備垣壞而不修藩決而不  
理無何有羆逐麋來止其室之隈聞其牛羊豕之聲而入食  
焉若石不知其爲羆也叱之不走投之以塊羆人立而爪之  
斃君子謂若石知一而不知二宜其及也

郁離子居山夜有狸取其雞追之弗及明日從者獲其入之  
所以雞狸來而繫焉身縲而口足猶在雞且掠且奪之至死  
弗肯舍也郁離子嘆曰人之死貨利者其亦猶是也夫宋人  
有爲邑而以賂致訟者士師鞠之隱弗承掠焉隱如故吏謂  
之曰承則罪有數不承則掠死胡不擇其輕終弗承以死且  
死呼其子私之曰善保若貨是吾以死易之者人皆笑之則  
亦與狸奚異焉

蹶叔好自信而喜違人言田於龜陰取其原爲稻而隰爲梁  
其友謂之曰梁喜亢稻喜隰而子反之失其性矣其何以能

言意集卷之三  
獲弗聽積十稔而倉無儲乃視於其友之田莫不如所言以  
獲乃拜曰予知悔矣旣而商於汶上必相貨之急於時者趨  
之無所往而不與人爭比得而趨者畢至輒不獲市其友又  
謂之曰善賈者收人所不爭時來利必倍此白圭之所以富  
也弗聽又十年而大困復思其言而拜曰予今而後不敢不  
悔矣他日以舶人於海要其友與偕則汜濫而東臨於巨淵  
其友曰是歸塘也往且不可復又弗聽則入於大壑之中九  
年得化鯤之濤噓之以還比還而髮盡白形如枯腊人無識  
之者乃再拜稽首以謝其友仰天而矢之曰予所弗悔者有  
如日其友笑曰悔則悔矣夫何及乎人謂蹶叔三悔以沒齒  
不如不悔之無憂也

齊人有好詬食者每食必詬其僕至壞器投七箸無空日館  
人厭之忍弗言將行贈之以狗曰是能逐禽不腆以贈子行  
二十里而食食而召狗與之食狗嗥而後食且食而且嗥注  
人詬於上而狗嗥於下每食必如之一日其僕失笑然後覺  
郁離子曰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又曰飲食之人則人賤  
之斯人之謂矣

黔中仕於齊以好賄黜而困謂蔡龍先生曰小人今而痛懲  
於賄矣惟先生憐而進之又黜蔡龍先生曰昔者玄石好酒  
爲酒困五藏熏灼肌骨蒸煮如裂百藥不能救三日而後釋

謂其人曰吾今而後知酒可以喪人也吾不敢復飲矣居不能閱月同飲至曰試嘗之始而三爵止明日而五之又明日十之又明日而大醺忘其欲死矣故猶不能無食魚雞不能無食蟲犬不能無食臭性之所就不能絕也

句章之野人翳其藩以草聞喑喑之聲發之而得雉則又翳之與其重獲也明日往聆焉喑喑之聲如初發之而得蛇傷其手以斃郁離子曰是事之小而可以爲大戒者也天下有非望之福亦有非望之禍小人不知禍福之相倚伏也則傲幸以爲常是故失意之事恒生於其所得意惟其見利而不見害知存而不知亡也

犁冥之梁父之山得瑪瑙焉以爲美玉而售之人曰是瑪瑙也石之似玉者也若以玉價售徒貽人笑且卒不克售胡不賣之雖不足爾欲售矣弗信則抱而入海將之燕適海有怪濤舟師大怖徧索於舟之人曰是必舟有寶而龍欲之耳有則亟獻之無惜惜胥沒矣犁冥拊膺而哭問其故曰子實有重寶今將獻之不能不悲耳索而視之瑪瑙也舟師啞然忘其怖而笑曰龍宮無子不能識此寶也

姑蘓之城圍吳王使太宰伯嚭發民以戰民詬曰王日飲而不虞寇使我至於此乃弗自省而驅子戰戰而死父母妻子皆無所託幸而勝敵又不云子功其奚以戰太宰嚭以告王

請行賞王恠不發請許以大夫之秩王顧有難色王孫雄曰姑許之寇退與不與在我王乃使太宰豁布令或曰王好詐必誑我國人亦曰姑許之寇至戰不戰在我於是王乘城鴟爨于皮虎躍而鼓之薄諸閭闔之門吳人不戰太宰豁帥左右扶王以登臺請成弗許王伏劍泰伯之國遂亡

鄭之鄙人學爲蓋三年藝成而大旱蓋無所用乃棄而爲桔槔又三年藝成而大雨桔槔無所用則又還爲蓋焉未幾而盜起民盡改戎服鮮有用蓋者欲學爲兵則老矣郁離子見而嗟之曰是殆類漢之老郎與然老與少非人之所能爲也夫也藝事由己之學雖失時在命而不可盡謂非己也故粵有善農者鑿田以種稻三年皆傷於澇人謂之宜洩水以樹黍弗對而仍其舊其年乃大旱連三歲計其獲則償所歉而羸焉故曰旱斯具舟熱斯具裘天下之名言也

狐丘之野人世農農田之入儉恒思易其業而未有加於農者其舅之子騶於邑大夫歸而華其衣見而企焉遂棄農而往爲騶其主曰汝自欲耳余弗女逐也三年而不返則汝之田與廬吾當使他人營之無悔也隄而辭曰唯越三年而其所以事者物故欲復歸而田與廬皆易人矣故主憐而召之而其同里皆疾其亡故而違常也遂慙不敢復而塗殍焉或以語郁離子郁離子曰古稱良農不爲水旱輟耕良賈不以折

閱廢市正謂此也吳人有養猿於籠十年憐而放之信宿而輒歸曰未遠乎鼻而舍諸大谷猿久籠而忘其習遂無所得食鳴而死是以古人慎失業也

郁離子曰多疑之人不可與共事傲倖之人不可與定國多疑之人其心離其敗也以擾傲倖之人其心汰其敗也以忽夫惟其多疑也而後逢迎之夫集焉惟其傲倖也而後亡忌憚之夫集焉逢迎之夫道其猜而掩其明亡忌憚之夫盈其欺而厲其暴然後益疑其所不當疑而決其所不當決敗而後悔奚及哉

天道第十一

益子問於郁離子曰天道好善而惡惡然乎曰然曰然則天下之生善者宜多而惡者宜少矣今天下之飛者烏鳶多而鳳凰少豈鳳凰惡而烏鳶善乎天下之走者豺狼多而麒麟少豈麒麟惡而豺狼善乎天下之植者荆棘多而稻粱少豈稻粱惡而荆棘善乎天下之火食而豎立者姦宄多而仁義少豈仁義惡而姦宄善乎將人之所謂惡者天以爲善乎人之所謂善者天以爲惡乎抑天不能制物之命而聽從其自善惡乎將善者可欺惡者可畏而天亦有所吐茹乎自古至今亂日常多而治日常少君子與小人爭則小人之勝常多而君子之勝常少何天道之好善惡惡而若是長乎郁離子



不對盜子退謂其徒曰甚矣君子之私於天也而今也辭窮於子矣

郁離子曰蠶吐絲而爲繭以自衛也卒以烹其身而其所以賈禍者乃其所自作以自衛之物也蠶亦愚矣哉蠶不能自育而託於人以育也託人以育其生則竭其力戕其身以爲人用也弗過人奪物之所自衛者爲己用又戕其生而弗恤甚矣而曰天生物以養人人何厚物何薄也人能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育天下之物則其奪諸物以自用也亦弗過不能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蚩蚩焉與物同行而曰天地之生物以養我也則其獲罪於天地也大矣

東陵侯旣廢過司馬季主而卜焉季主曰君侯何卜也東陵侯曰久臥者思起久蟄者思啓久懣者思嚏吾聞之畜極則洩闕極則達熱極則風壅極則通一冬一春靡屈不伸一起一伏無往不復僕竊有疑願受教焉季主曰若是則君侯已喻之矣又何卜爲東陵侯曰僕未究其奧也願先生卒教之季主乃言曰嗚呼天道何親惟德之親鬼神何靈因人而靈夫著枯草也龜枯骨也物也人靈於物者何不自聽而聽於物乎且君侯何不思昔者也有昔者必有今日是故碎瓦頽垣昔日之歌樓舞館也荒榛斷梗昔日之瓊蕤玉樹也露蒼風蟬昔日之鳳笙龍笛也鬼燐螢火昔日之金釭華燭也

秋荼春薺昔日之象白駝峯也丹楓白荻昔日之蜀錦齊紈也昔日之所無今日有之不爲過昔日之所有今日無之不爲不足是故一晝一夜華開者謝一秋一春物故者新激湍之下必有深潭高丘之下必有浚谷君侯亦知之矣何以卜爲

郁離子曰氣者道之毒藥也情者性之鋒刃也知其爲毒藥鋒刃而憑之以行者欲使之也嗚呼天與人神靈者也而皆不能不爲欲所使使氣與情得以逞其能而性與道反隨其所如往造化至此亦幾乎窮矣

郁離子見披枯荷而履雪者惻然而悲涓然而泣之沾其袖從者曰夫子奚悲也郁離子曰吾悲若人之酷死而莫能恤也從者曰夫子之志則大矣然非夫子之任也夫子何悲焉夫子過矣郁離子曰若不聞伊尹乎伊尹者古之聖人也思天下有一夫不被其澤則其心愧耻若撻於市彼人我亦人也彼能而我不能寧無悲乎從者曰若是則夫子誠過矣伊尹得湯而相之湯以七十里之國爲政於天下有人民焉有兵甲焉而用之執征伐之權以爲天下君而伊尹爲之師故得志而弗爲伊尹耻之今夫子羈旅也伊尹之事非夫子之任也夫子何爲而悲哉且吾聞之民天之赤子也死生休戚天實司之譬人之有牛羊心誠愛之則必爲之求善牧矣今

天下之牧無能善者夫子雖知牧天弗使故也夫子雖悲之若之何哉退而歌曰彼岡有桐兮此澤有荷葉不庇其根兮嗟嗟奈何郁離子歸絕口不談世事

楚南公問於蕭寥子雲曰天有極乎極之外又何物也天無極乎凡有形必有極理也勢也蕭寥子雲曰六合之外聖人不言楚南公笑曰是聖人所不能知耳而奚以不言也故天之行聖人以曆紀之天之象聖人以器驗之天之數聖人以筭窮之天之理聖人以易究之凡耳之所可聽目之所可視心思之所可及者聖人搜之不使有毫忽之藏而天之所闕人無術以知之者惟此今又不曰不知而曰不言是何好勝之甚也

### 牧豸第十二

項羽既自立爲西楚霸王都彭城狙丘先生自齊之楚獵豸請見曰先生曷之往先生曰我將見楚王牧豸曰先生布衣也而見楚王亦有說乎先生曰楚王起草萊爲天下除暴秦分封諸侯而爲盟主我將勸之以仁義之道帝皇之事牧豸曰善哉先生之盛心也其若楚國之勲舊何狙丘先生不悅曰小人亦有知乎是非若所及也牧豸曰臣牧豸者也家貧無豸而爲人牧豸豸蕃則主人喜而厚其傭不則反之故臣之牧豸也舒舒焉詰朝而放之使其躡躅於叢灌之中鼻糞

壤而食腥穢籍朽翳蒼負塗以游則皆由由然不苦收而獲  
主人之驪以不後臣之傭臣西家之子慕利而求其術臣靳  
欲專之弗以告也西家子不能蕃其殺主人怪之恒不足其  
備於是爲殺作寢處焉高其垣潔其槽且而出之日未入而  
收之擇草以食之不使啖穢臭殺弗得逸則皆亡之野主人  
怒而逐之今楚國之休戚臣皆殺也殺得其志則王喜不得  
其志則王不喜矣違恤乎其他而先生欲使之易其心以行  
子之道幸而弗聽先生之福也其或聽焉而不待其終則先  
生之策未效而先亡王殺王必怒昔者衛鞅以帝王之道說  
秦孝公終日不入耳及以伯術語之曾未移時不覺其膝之  
前何哉彼功利之君鮮不務近而忽遠故非堯禹不可與言  
道德非湯武不可與謀仁義今楚王何如人哉其所與立功  
業計政事者非適戍之刑徒則殺人之亡命也攘攘其心而  
炎炎其欲者也而欲與之論道德行仁義是何異於被鹿麋  
以冠裳而使與人同飲食哉而王非此不可也無乃抗先生  
之神而無益於道乎且先生之德不如仲尼猶霄壤也仲尼  
歷聘諸侯卒棲棲而無合然後危於匡困於宋餓於陳蔡之  
間幾不免焉今楚王之威非直孔子之時諸侯大夫比也先  
生之行臣竊惑焉君子謂沮丘先生有救時之心而不如牧  
殺之識事勢也

夷門之瘦人頭沒於胛而瘦代爲之元口目鼻耳俱不能爲用郢封人憐而爲之割之人曰瘦不可割也弗聽卒割之信宿而死國人尤焉辭曰吾知去其害耳今雖死瘦亦亡矣國人掩口而退他日有惡春申君之專者欲言於楚王使殺之荀卿聞之曰是不亦割瘦之類乎春申君之用楚非一日矣楚國之人知有春申君而已春申君去則楚隨之是子又欲教王以割瘦也

郁離子曰烏鳴之不必有凶鵠鳴之不必有慶是人之所識也今而有烏焉日集人之廬以鳴則其人雖恒喜亦莫不惡之也有鵠焉日集人之廬以鳴則其人雖恒憂亦莫不悅之也豈惟常人哉雖哲士亦不能免矣何哉寧非以其聲與是故直言人皆知其爲忠而不能卒不厭諛言人皆知其爲邪而不能卒不惑故知直言之爲藥石而有益于已然後果於能聽知諛言之爲疾疾而有害於已然後果於能不聽是皆怵於其身之利害而然也是故善爲忠者必因其利害而道之善爲邪者亦必因其利害而欺之惟能灼見利害之實者爲能辨人言之忠與邪也人欲求其心之惑當於其聞烏鵠之鳴也識之

郁離子與客汎於彭蠡之澤風雲不興白日朗照平湖若砥魚蝦之出沒皆見晶如也豁如也左之右之無不可者客曰

有是哉汎之樂也吾得託此以終其身焉足矣已而山之雲  
出如縷不頃刻而翳日風歛然薄石而偃木鼓窮嘒而雷九  
淵輪旋而箕歟焉客蹠不能立俯而噓伏而不敢仰視神逝  
魄奪如死曰吾往矣吾終身不敢復來矣郁離子曰世事亦  
若是也夫千乘之君坐朝而臨羣臣受言接詞鮮不溫溫然  
一朝而怒莫敢撓其鋒其何以異於水乎天下之久安也人  
恬不知患謂之傲不信而死亡於夢寐者亡限也無亦知汎  
之樂而不知風之可畏乎慎藐觀於呂梁見其觸石而煦沫  
也曳足而走曰吾何爲冒是哉沒齒而不涉君子以爲知畏  
其賢於海賈遠矣故三峽之驚湍望而知其能覆舟也而蹈  
之以死者不有其生者也知汎之樂而不知風之可畏者未  
嘗夫險者也故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聖人不與也言其  
知禍而弗避也

司城子之圉人之子食鯀鮐而死弗哭司城子問之曰父與  
子有愛乎曰何爲其無愛也司城子曰然則爾之子死而弗  
哭何也對曰臣聞之死生有命知命者不苟死鯀鮐毒魚也  
食之者死夫人莫不知也而必食以死是爲口腹而輕其生  
非人子也是以弗哭司城子愀然歎曰好賄之毒其猶食鯀  
鮐乎今之役役者無非口腹之徒也而不知圉人之弗子也  
甚矣

瑕丘子既說秦王歸而有矜色謂慎子曰人皆謂秦王如虎不可觸也今僕已摩其須拍其肩矣慎子曰善哉先生天下之獨步也然吾嘗聞赤城之山有石梁五仞徑尺而龜背其下維千丈之谷縣泉沃之濕蘚被焉無藤蘿以爲援也有野人負薪而越之不畱趾而達觀者皆喑喑或謂之曰是石梁也人不能越惟若能越之得匪有仙骨乎使還而復之其人立而睨之則足搖而不能舉目運而不敢囑今子之說秦王是未覩夫石梁之險者也是故過瞿唐而不慄者未嘗驚於水者也視狴犴而不懼者未嘗中於法者也使先生而再三之則亦無餘以教僕矣

芻厖之市見市子之騎而都也慕之顧無所得馬歸而惋形於色一夕乃夢騎樂甚寤而與其友言之其友憐而與俱適市僦馬與之騎以如陌馬見青而風嘶而馳駮然而驟蹶然而若鳧芻厖抱鞍而號旋於馬腹之下馬躍而過之頭入於泥尺有咫其友馳救之免歸而謂其子曰知命者有次戒惟慎無乘馬而已

郁離子曰石激水山激風法激姦吏激民言激戎直激暴天下之紛紛生於激是故小人之作亂也由其操之急抑之甚而使之東西南北無所容也故進則死退則死進退無所逃也則安得不避其急而趨其緩也哉夫人之有欲如嬰兒之

欲乳也吾力不足以遏之而又不能舒徐以開之委曲以道  
之乃欲以一介之微挫其鋒於頃刻是何異乎以唾滅火以  
瓠捍刃也哉聖人知其無益也故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  
也及其見陽虎也則應之曰諾吾將仕矣而不與之爭也陳  
恒弑其君告夫三子不可則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  
也而不與之辯也夫如是何激之有哉是故鯀堙洪水禹乃  
導而疏之然後地平天成之功不在鯀而在禹何也激不激  
之謂也

楚俗尚鬼鬼實弗神也而其巫謀神之乃陰構於邑俠請以  
其利共邑俠以其情通於國俠故得悉聞有司之事與訟獄  
之勝負驗如響有不用巫言則事之已右者必左已左者必  
右於是楚人之奉巫過於奉王令寧違王禁而不敢違巫言  
王聞之怒命司馬戮巫而焚其祠國人大譟相與爲譎言於  
是楚旱民皆以咎王羣小巫並起爲讒遍國中皆稱鬼王與  
令尹謀盡殺巫以問熊螫父熊螫父曰是激也未可夫民愚  
而溺於禍福彼方興用鬼而吾驟遏之未竟其所望而謂吾  
拂其情必怨夫怨起於微而積者也十家之邑一日不能戶  
無事况楚國乎有事莫不諉諸鬼則莫不倚鬼以尤王其  
奚以禦之不如因而亢之小人能壽禍而不避亢亢而後昭  
其詐則不戶說而喻然後明正其法蔑敢違矣乃命羣巫推



一大巫以王鬼而復其祠國有事亦請焉而大選縣公平庶  
獄寬征役絕請謁黜貪墨國邑之俠皆屏跡巫言多不中民  
始懈會鄙有西師王集其國老以祈巫巫不得先聞而失其  
辭王以詰國老國老愕弗能對乃尸巫而燕鬼無一人敢復  
言鬼

公孫無人第十三

柳下惠之弟跖盜於魯魯人患之公孫無人謂展季曰舜父  
瞽瞍而弟象舜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有諸展季惻然無  
以應明日而之盜跖盜跖環甲兵以白衛揖其兄以入還而  
坐揚揚然問曰聖人之聚人有道乎展季曰有請問之曰太  
上以德其次以政其下以財德久則懷政弛則散財盡則離  
故德者主也政者佐也財者使也致君子莫如德致小人莫  
如財可以君子可以小人則道之以政引其善而遏其惡聖  
人兼此三者而弗顛其本末則天下之民無不聚矣盜跖怫  
然曰我之聚人也異於是驅之以白刃漬之以赤血從我者  
與之其不從我者屠之焚燒其室廬芟翦其妻孥蕪其土田  
割其愛恩斷絕其顧念使之不奪不食舍我奚適吾將以是  
橫行於天下而非若長者之迂也展季啞然而返曰始吾謂  
人無不肖皆異於禽獸由今觀之殆不若矣遂隱於柳下而  
別其族曰柳下氏

說身集  
燹人養猴衣之衣而教之舞規旋矩折應律合節巴童觀而  
妬之耻己之不如也思所以敗之乃袖芋栗以往筵張而猴  
出衆賓凝盼左右皆蹈節巴童怡然揮袖而出其芋栗擲之  
地猴褫衣而爭之翻壺而倒案燹人呵之不能禁大沮郁離  
子曰今之以不制之師戰者蠢然而蟻集見物則爭趨之其  
何異於猴哉

郁離子曰人莫不親其父母也而弗思他人之亦各親其父  
母也莫不愛其子也而弗思他人之亦各愛其子也故有殺  
人之父母與子而不顧者及其父母與子之死則不堪其悲  
是其良心之未亡猶可道而之善也人有不能孝於父母而

鍾愛其子者不思父母之於己亦猶己之於子也是其良心  
雖亡而猶有存者亦未至於不可道而之善也是故聖人立  
教因其善端而道之使之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俟以明之  
撻以記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生之者天地父母而成  
之者君師也不然名雖曰人與禽獸何別焉

熊螫父謂子離曰今有病渴而刺漆汁以飲之可乎曰不可  
育魚於池而患懶則毒其水可乎曰不可曰然則子之王亦  
未之思也甚矣王患民賦之不均也而用司馬發司馬發極  
人力之所至務盡收以爲功見利而不見民民入不足以爲  
出老弱餓殍田野荒虛而王未之聞也王患敵寇之未弭也

而用樂和樂和悅士卒以剽掠見兵而不見民民視之猶虎  
狼所過妻孥不保而王未之知也是何異乎刺漆汁以止渴  
毒池水以禁獺哉王如不寤吾恐民非民而國非王國矣  
石羊先生倚楹而歎曰嗚呼予何爲其生乎人皆娛娛我獨  
離離人皆養養我獨罔罔謂天之棄之乎則此人爲有知謂  
天之顧之乎則何爲使予生於此時時乎命乎我獨於權東  
乎西乎南乎北乎吾安所歸獨不如魚與鼈乎潛居於坻又  
不如鴻與雁乎插羽而飛何不使之爲土爲石乎而彊生以  
四肢又何不使之冥冥木木不知痛痒以保其真乎而予之  
以致寇之貨陷之以不測之機於是悲風振天四野淒涼浮  
雲不行霰雪交零日月爲之無光七日

郁離子曰小人其猶膏乎觀其皎而澤瑩而媚若可親也忽  
然染之則膩不可濯矣故小人之未得志也尾尾焉一朝而  
得志也岸岸焉尾尾以求之岸岸以居之見於聲形於色欲  
人知之也如弗及是故君子疾夫尾尾者

岐山之鷹旣化爲鳩羽毛爪觜皆鳩矣飛翔於林木之間見  
群羽族之矍然集也趨然忘其身之爲鳩也虺然而鷹鳴焉  
群鳥皆翕伏久之有鳥翳薄而闕之見其爪觜羽毛皆鳩而  
非鷹也則出而噪之鳩倉皇無所措欲鬪則爪與觜皆無用  
乃竦身入於灌鳥呼其朋而逐之大困郁離子曰鷹天下之

鷲也而化爲鳩則既失所恃矣又鳴以取困是以哲士安受命而大含忍也

莒比離公城莒視絳都正輿大夫諫曰晉天下之大國也而作絳都三年然後成民猶弗堪而况於莒乎叢爾國於晉不百一以一企百何異乎以羔服象乘乎且城成而與守者民也悉莒國之人不直晉一邑而矧敢視絳苟有事焉民集於一隅三則否矣乃損而參之盡役其老幼五年而不畢楚師伐之民不戰而潰君子謂莒比離公之智不如螳螳計其徒之多寡以作室有戒則徙徙各執其事有岷者負其岷無相以也今爲國而不量其力不喪何待

郁離子曰食主於療饑其功在飽而甘旨不與焉衣主於御寒其功在煖而華飾不與焉飽煖主也甘旨華飾客也言文而不信行詭而不實是專事爲客而亡其主也是猶構九成之樓而以竹柱也嗚呼人之於事也能辨識其何者爲主何者爲客而不失其權度則亦庶幾乎寡悔矣夫

屠龍子失馬而治廐人曰晚矣屠龍子曰折肱而學醫未晚也昔者齊桓晉文公皆先喪其國而後歸爲五伯越王勾踐棲於會稽而後滅夫差作諸侯長知武子囚於楚而後歸相晉侯光復先君之業孫子別足而後爲大國師破軍斬將威動天下伍子胥喪家出奔而後入郢復其父兄之讐范雎折

脅拉齒棄於簣中而後相秦斬魏齊此三君四大夫者方其  
逃奔困厄之際孰不謂其當與枯荻落葉同腐土壤而一旦  
光輝煥赫使人仰之如日星之在上向使其甘於危亡而自  
暴也則亦已矣如七月之旱禾不生矣猶可芟而望其穡若  
以爲晚而遂棄之田卒荒矣數月而馬歸人服其識

齊宣王與盼子游於囿出鳥獸魚鼈而觀之見其馴狎而不  
驚也洋洋然有喜色盼子問曰王何以能使之若是哉王曰  
吾惟其性之欲而弗逆焉耳盼子曰王必以山林處其狐狸  
猴猿沼處其魚鼈而澤處其鴻雁乎王曰然盼子曰王必以  
肉飽其虎豹果飽其猴猿稻粱飽其鴻雁雞鶩飽其狐狸乎

王曰固然盼子曰使虎豹一日無肉猴猿一日無果鴻雁一  
日無稻粱狐狸一日無雞鶩則王能安之乎王曰不能也今  
欲以澤沼處虎豹狐狸猴猿而山林處鴻雁魚鼈則王能馴  
之乎王曰不能也曰然則王之所以處鳥獸魚鼈無不得其  
所矣彼必感王之德而知所以報王矣今濟與洸鬪河濟洸  
泗同溢民庶流離無人以拯之臣請舉豹三晉合兵伐我侵  
車東至阿無人以禦之臣請舉虎瀛博之間海溢水冒於城  
郭無人以疏之臣請舉鼈四郊多壘烽火不絕狗偷鼠竊乘  
時而興無人以治之臣請舉狐戎卒相持千里餽餉禾黍不  
登倉廩空竭無人以理之臣請舉雁禮典違闕紀法失守敵

國使至無人以應之臣請舉狻忠信不孚民隱其情斷獄多  
辟無人以明之臣請舉獲力本無賞草萊滋蔓田野荒蕪無  
人以闢之臣請舉狸而王可以坐鎮齊國矣王勃然色變盼  
子曰王無怪也臣以爲王不惜桑麻之地以爲山林沼澤不  
惜人食以養禽獸者爲其足以承王之任使也今皆不可則  
必於人乎取之而王之待士未見有惟其性之欲而弗逆者  
也未見有處之必以其處而食之必以其食者也則王之所  
重輕人知之矣而又欲繩之以王之懲繹範之以王之集度  
彊之以其所不能迫之以其所不願則任王之事者非圖餽  
餽則有所不得已焉耳而欲望其悉心竭力與王共治齊國  
是何異乎築枯籜以防水鑽朽木以取火哉於是宣王豁然  
大寤投案而起下令放禽獸開沼澤與民共之禮四方之賢  
士立盼子以爲相齊國大彊秦楚致伯盼子之力也

蛇蠍第十四

楚人有見蛇蠍而必殺之者又有曲爲之容而惟恐人之傷  
之者或曰斯二者孰是郁離子曰其亦殺之者是而容之者  
非耳或曰人有害於人傷成而受罪律也今蛇與蠍未嘗傷  
人而輒殺之不已甚乎郁離子曰是非若所及也夫人與物  
之輕重較然殊矣蟲蛇之無知而欲以待人者待之不亦惑  
乎昔者周公命庭氏射妖鳥以救日之弓救月之矢又命誓

簇氏掌獲妖鳥之巢著爲典訓故孫叔敖見兩頭之蛇殺而埋之其母以爲陰德君子不非焉况毒人之蟲中之者不死則瘼而曰必待其傷成而後可殺是以人命同於蟲蛇其失輕重之倫不亦甚哉近世之爲異端者以殺物爲有罪報而大小善惡無所別故見惡物而曲爲之容私於其身爲之而不顧其爲人之害其操心之不仁可見吾故曰是非若所及也

吳王夫差與群臣夜飲有鴟鳴於庭王惡使彈之子胥曰是好音也弗可彈也王怪而問之子胥曰王何爲而惡是也夫有口則有鳴物之常也王何惡焉王曰是鳥妖也鳴則不祥是以惡之子胥曰王果以爲不祥而惡之與則有口而爲不祥之鳴者非直一鳥矣王之左右皆能鳴者也故王有過則鳴以文之王有欲則鳴以道之王有事則鳴以持之王有聞則鳴以蔽之王臣之順己者則鳴以譽之其不順己者則鳴以毀之凡有鳴必有爲故其鳴也能使王喜能使王怒能使王聽之而不疑是故王國之吉凶惟其鳴王弗知也則其不祥孰大焉王胡不此之虞而鳥鳴是虞夫吉凶在人禽鳥何知若以爲不祥則慮而先爲之防求吾闕而補焉所益多矣臣故曰是好音也

屈子謂楚襄王曰王之所以愛靳尚者謂其善任使令與夫

國王國民王民也。靳子有事焉，非王言不獲，是楚人之聽於靳子也。以王故，然則靳子無王不可也。而王亦何賴於靳子哉？今王委國靳子，食不由靳子，則不甘於口；衣不由靳子，則不安於體；出號令不由靳子，則王心惘然，以爲不足。臣竊惑焉。昔商王受之任，蜚廉惡來輩也，惟王之所欲而奉之，揣王之心，度王之意，多方以迎合，自以爲大忠於王，而不知爲王集天下之怒，牧野之聚，王亡而身與之俱，亦何益哉？今靳子不鑒往轍，而王蠱是裕，王忱有德，令則靳子收其恩，曰：余實爲之，民弗堪，命則曰：余將若王，何利究於下，而怨歸於上。臣恐楚國之非王國也。襄王大怒，放屈子於湘江之源。屈子去，楚楚乃大弱於秦。

熊蟄父居楚，有見聞必言，不待王之間也。及其之宋，宋王雖問之，弗言。或曰：宋王之待先生，不薄於楚王，而先生或言焉，或不言焉，無乃異乎？熊蟄父曰：子亦嘗學樂乎？鼓鐘縣矣，和之以琴瑟，間之以笙磬，合止祝敵，然後八音諧而簫韶成矣。今有陳箏筑笛，缶間以鐃鈸，和以鞀鼓，雖有鳴球磬筦，其可以雜奏乎？是故雷不鳴於啓蟄，而鳴於日至，則天道變，雞不鳴於鄉晨，而鳴於宵中，則人聽惑。

郁離子曰：勸天下之作亂者，其招安之說乎？非士師而殺人，謂之賊，非其財而取，諸人謂之盜，盜賊之誅於法，無宥。秦以



詩政罔民漢王入關盡除之而約三章焉殺人傷人及盜而  
已秦民果大悅歸漢漢卒有天下由是觀之豈非他禁可除  
而惟此三者不可除乎天生民不能自治於是乎立之君付  
之以生殺之權使之禁暴誅亂抑頑惡而扶弱善也暴不禁  
亂不誅頑惡者不抑善者日弱以消愚者化而從之亦已甚  
矣而又崇之以爵祿華之以寵命假之以大權使無辜之民  
不可與共戴天者釋其讐而服事焉是誠何道哉遂使天下  
之義士喪氣勇士裂眚貪夫悍客攘臂慕效以要利祿故曰  
勸天下之作亂者招安之說而世主弗悟也悲夫或曰然則  
舞干羽而苗格非與曰甚哉俗儒之枯於文以誤天下也舜

典曰竄三苗於三危又曰分北三苗夫竄與分北皆非撫納  
降附之詞也則豈因其來格而遂爲之哉非人情也聖人豈  
爲之必也以兵臨之而後分北其來格者安之頑不悛者竄  
之耳又况干羽非特文舞則非曰經數文德而遂弛其伐苗  
之謀明矣臯陶曰苗頑弗卽工帝念哉念茲在茲則有虞之  
君臣不頃刻而忘苗可想而見豈欲後世衰微偷惰之君臣  
以姑息爲幸而以勸賢之爵祿勸天下之大憝哉

盜孽以如芒之鉤係八尺之絲鉤牛舌而牽之宵夜而牛隨  
之行莫之違也故世之善盜牛者稱孽焉郁離子曰是所謂  
盜道也中其肯扼其害操其機而運之蔑不從矣石牟先生

曰此古人制盜之道也今人弗能也盜用之矣

罔與勿析土而農耨不勝其草罔併薙以焚之禾滅而草生如初勿兩存焉粟則化而爲稂稻化爲稗胥顧以餒乃俱訴於后稷曰穀之種非良問而言其故后稷曰是女罪也夫穀由人而生成者也不自植也故水泉動而治其畝靈雨降而播其種螭蟾鳴而芸其草糞壤以肥之泉流以滋之其耨也刪其非類不使傷其根其植也相其土宜不使失其性潦疏暎漑舉不違時然後可以望有秋今女不師諸先民而率山乃心以過天生乃懲爾躬而歸咎於種之非良其庸有愈乎

汪罔之國人長其脛骨過丈捕獸以爲食獸伏則不能俯而取恒饑焉僬僥之國人短其足三寸捕蝮以爲食蝮飛則不能仰而取亦恒饑焉皆訴於帝媧帝媧曰吾之分大塊以造女也雖形有巨細而耳鼻口目頭腹手足心肝腑腸毛孔骨節無彼此之多寡也長則用其長短則用其短不可損也亦不可益也若核之有仁么乎其微而根榦枝葉莫不具矣若卵之有殼塊乎其冥而羽毛觜爪無不該矣今女欲爲核之仁乎卵之殼乎是在女矣非吾所能與也

神仙第十五

虺韋問於羅離子奇曰或稱神仙有諸曰有之曰何以知之

曰以物請問之曰狐獸也老楓木也而皆能怪變人物之靈夫奚爲不能怪變故神仙人之變怪者也怪可有不可常是故天下希焉曰神仙不死乎曰死曰何以知之曰天以其氣分而爲物人其一物也天下之物異形則所受殊矣修短厚薄各從其形生則定矣惟神仙爲能有其受而焉能加之故物之大者一天而無二天者衆物之共父也神仙人也亦子之一也能超乎其羣而不能超乎其父也夫如是而後元氣得以長爲之主不然則非天矣

鄒離子曰貪與廉相反而貪爲惡德貪果可有乎匹夫貪以亡其身卿大夫貪以亡其家邦君貪以亡其國與天下是皆

不知貪者也知貪者其惟聖人乎聖人之於仁義道德猶小人之於貨財金玉也小人之於貨財金玉無時而足聖人之於仁義道德亦無時而足是故文王周公孔子皆大聖人也文王視民如傷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夜以繼日坐而待旦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聖人之貪於仁義道德若是哉故以其貪貨財金玉之心而貪仁義道德則昏可明狂可哲而人弗能也故於貨財金玉則貪而於仁義道德則廉遂使天下之人專名貪爲惡德而惡之則小人之罪也

管豹問曰人死而爲鬼有諸鄒離子曰是不可以一定言之

也夫天地之生物也有生則必有死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  
幾千萬年生生無窮而六合不加廣也若使有生而無死則  
盡天地之間不足以容人矣故人不可以不死者勢也既死  
矣而又皆爲鬼則盡天地之間不足以容鬼矣故曰人死而  
皆爲鬼者罔也然而二氣之變不測萬一亦有魂離其魂而  
未遂散者則亦暫焉而不能久也夫人之得氣以生其身猶  
火之著木然魂其燄體其炭也人死之魂復歸於氣猶火之  
滅也其燄安往哉故人之受氣以爲形也猶酌海於杯也及  
其死而復於氣也猶傾其杯水而歸諸海也惡得而恒專之  
以爲鬼哉曰然則人子之祀其祖父也虛乎曰是則同氣相  
感之妙也是故方諸向月可以得水金遂向日可以得火此  
理之可見者也虞琴彈而薰風生夔樂奏而鳳凰來聲氣之  
應不虛也故鬼可以有可以無者也子孝而致其誠則其鬼  
由感而生否則虛矣故廟則人鬼享孝誠之所致也不然先  
王繼絕世以復明祀豈其鬼長存而餒乃至此而復食耶  
江淮之俗以斗指寅申亥爲天地水三官按罪錫福之月而  
致齋以邀祥焉滿三年計之多不得祥而得禍人曰若是乎  
鬼神之渺茫也郁離子曰果若是則鬼神不渺茫矣夫神聰  
明而正直者也惟其聰明也故無蔽焉惟其正直也故無私  
焉無蔽無私不可欺也則亦不可媚也今擇其按罪錫福之

辰而致齊焉是欺之也焚香炳燭朝夕稽叩拜跪是媚之也  
人之稍有知識者不受欺與媚而况於聰明正直之鬼神乎  
今之致齊者非濫官污吏姦胥悍卒卽市井豪僧及巨商大  
賈之爲富而不仁者使鬼神果有按罪錫福之典則斯人也  
降之祥乎降之禍乎故曰若是則鬼神不渺茫矣

郁離子觀於嶽祠悵然歎曰悲哉先王之道隱而鬼神亦受  
人之誣也而况於人乎管豹問曰何也郁離子曰若不聞聖  
人之言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言泰山不享非禮之祭也  
今也又從而爲之祠形其神而配以妃不亦誣且褻乎夫八  
之生死有天命焉福善禍淫天之道也使誠有鬼司之猶當

奉若帝命其敢受非禮之祈而淫縱其禍福於其所不當得  
者乎而祠以私之是以濁世之鄙夫待鬼神也其不敬孰大  
焉

海島之蕪人好鱸得蝦蟹螺蛤皆生食之以食客不食則咻  
焉裸壤之國不衣見冠裳則駭反而走以避五谿之蠻羞蜜  
啣而珍桂蠹實以爲方物不受則疑以逃郁離子曰世之抱  
一隅之聞見者何莫非是哉是故衆醉惡醒衆貪惡廉衆淫  
惡貞衆污惡潔衆枉惡直衆惰惡勤衆佞惡忠衆私惡公衆  
媢惡禮猶鴟鴞之見人而嚇也故中國以葵狄爲寇而葵狄  
亦以中國之師爲寇必有能辨之者是以天下貴大同也

麋虎第十六

虎逐麋奔而闕於崖躍焉虎亦躍而從之俱墜以死郁離子曰麋之躍於崖也不得已也前有崖而後有虎進退死也故退而得虎則有死而無生之與進而躍焉雖必墜萬一有無望之生亦愈於坐而食於虎者也若虎則進與退皆在我無不得已也而隨以供墜何哉麋雖死而與虎俱亡使不躍於崖則不能致虎之俱亡也雖虎之冥亦麋之計得哉嗚呼若虎可以爲貪而暴者之永鑒矣

晉鄭之間有躁人焉射不中則碎其鵠奕不勝則齧其子人曰是非鵠與子之罪也蓋亦反而思之乎弗喻卒病躁而死郁離子曰是亦可以爲鑒矣夫民猶鵠也射之者我也射得其道則中矣兵猶子也行之者我也行得其道則勝矣致之無藝用之無法至於不着人而不勝其憤恚非所當恚烏得而不死

郁離子曰今有人焉坐高堂之上指使臧獲則不得其心者十恒七八不得其心而怒叱左右暴之色與聲並厲左右承顏而接言懼其怒之將已遷也而亦以厲出之受指使者不知吾怒之所在則倉惶而愈亂愈不得於吾心刺吾之怒愈加出愈厲承顏而接言者亦不知吾怒之所在以意度意愈暴而愈言違故小怒則小違大怒則大違雖以劍挺臨之不

能使之得吾心也是故君子之使人也量能以任之揣力而勞之用其長而避其缺振其怠而提其蹶教其所不知而不以我之所知責之引其所不能而不以我之所能尤之誨之循循出之申申不震不暴匪怒伊教夫如是然後懲之而不取懟刑之而不敢怨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如是斯可以爲民之父母矣

秦起兵欲攻周國人皆不與應侯謂秦昭王曰臣之里公孫弗忌弱其隣之老而謀食飲之哀其徒謂之曰彼子隣之叟也富而嗇吾將與若往食飲之其徒曰彼雖富而甚嗇其奚以食飲之曰我且盜之其徒皆愀然明日又欲往其徒曰子

之謀鄙盍更請曰我將脅而取之其不從者半弗果往他日又曰請以貨先爲之市具禮召主人而醕酢之多取物而日稽其直且速其子弟以爲常不數歲吾將竭其藏何如其徒皆欣然從之夫三言者其以不道取諸人均也而有從不從焉者避其名也今周天下之共主也無桀紂之惡無辭而攻之而甘受其名臣固知國人之不與也

郁離子曰樹天下之怨者惟其重己而輕人也所重在此所輕在彼故常自處其利而遺人以不利高其智以下人之能而不顧夫重己輕人人情之所同也我欲然彼亦欲然求其欲弗得則爭故爭之弗能而甘心以讓人者勢有所不至力

有所不足也非夫人之本心也勢至力足而有所不爲然後  
爲盛德之人雖不求重于人而天下之人莫得而輕之是謂  
不求而自至今人有悻悻自任者矜其能以驕有不自己出  
則不問是非皆以爲未當發言盈庭則畏之者唯唯外之者  
默默焉然後揚揚乎自以爲得而不知以其身爲怨海亦奚  
益哉昔者智伯之亡也惟其以五賢陵人也人知笑智伯而  
不知檢其身使亡國敗家接踵相繼亦獨何哉

唐蒙與薜荔俱生於松樸之下相與謀所麗唐蒙曰樸不材  
木也蒼而翳松根石髓而生茯苓是惟百藥之君神農之兩  
師食之以仙其膏入土是爲琥珀爰與水玉琅玕同爲重寶  
其幹聳壑而干霄其枝樛流其葉扶疎爰有百樂絃筦之音  
吾舍是無以麗矣薜荔曰信美然由僕觀之不如樸矣夫美  
之所在則人之所趨也故山有金則鑿石有玉則劬澤有魚  
則竭藪有禽則雉今以百尺梢雲之木不生於窮崖絕谷人  
跡不到之地而挺然於衆覲而又曰有伏苓焉有琥珀焉吾  
知其戕不久矣乃裊而附於樸鑽蟻螭之穴以入其條纏其  
心而出焉於是樸之葉不生而柯枝條榦悉屬於薜荔中虛  
而外皮索籜如也歲餘齊王使匠石取其松以爲雪宮之梁  
唐蒙死而薜荔與樸如故

荆人有畏鬼者聞槁葉之落與蛇鼠之行莫不以爲鬼也盜



知<sub>之</sub>於<sub>是</sub>宵窺其垣作鬼音惴弗敢覘也若是者四五然後入其室空其藏焉或俛之曰鬼實取之也中心惑而陰然之無何其宅果有鬼由是物出於盜所終以爲鬼竊而與之弗信其人盜也郁離子曰昔者趙高之譖蒙將軍也因二世之畏而微動之二世之心疑矣乃遇其請以怒恬又煽其憤以激帝知李斯之有諫也則揣其志而先宣之反覆無不中於是君臣之猜不可解雖謂之曰高實爲之弗信也故曰讒不自來因疑而來間不自入乘隙而入由其明之先蔽也郁離子與艾大夫偕謀盜士有俘盜以請賞者予之金不願而請爵大夫不可郁離子請予之大夫曰爵王章也弗可

也郁離子曰大夫之言是也然吾嘗觀于圃人矣果實之未摘雖其家人不敢求嘗焉及其旣摘而餘則蚊蚋皆聚而啣之矣漢曲之處女色若朝虹觀者慕之不敢求也一旦歸于倡家則僕子佻夫庸奴賤皂之有金者皆得而覲之今朝廷之尊爵大盜得之士之有耻者弗欲仕矣而猶有願之者未之思也矧敢靳乎北鄙之獠人以肉豢狗而怒其子之竊食其骨於是室家離心子必悔之

或問於郁離子曰井田可復乎郁離子曰可曰何如其可也曰以大德戡大亂則可也夫民情久佚則思亂亂極而後願定欲謀治者必因民之願定而爲之制然後疆無梗猾無間

故令不疚而行請問之曰天下之宴安也人不嘗苦辛不知  
亂之無所容其身而易於怨上故一拂其欲則憤激而思變  
有從而倡之亂斯作矣是故老成之人慎紛更焉非爲苟也  
畏未得其利而先覩其害也故民猶馬也廐牧以安之豆粟  
以飫之旦而放之莫不振鬣而奔風牝鳴而牡應嘶馳蹏笑  
惟意所如不可逐而馬也及其負鹽車歷羊腸流汗踈足饑  
不得秣倦不得息踰數百千里而歸望皂櫪如弗及見圜人  
而歛沫則雖鞭之使逸否矣及此而調之其有不服者乎是  
故聖人與時偕行時未至而爲之謂之躁時至而不爲之謂  
之陋今民風不淳而古道之廢興欲不欲者各半故以大德  
戡大亂則井田亦可復也

客有好佛者每與人論道理必以其說駕之欣欣然自以爲  
有獨得焉郁離子謂之曰昔者魯人不能爲酒惟中山之人  
善釀千日之酒魯人求其方弗得有仕於中山者主酒家取  
其糟歸以魯酒漬之謂人曰中山之酒也魯人飲之皆以爲  
中山之酒也一日酒家之主者來聞有酒索而飲之吐而笑  
曰是予之糟液也今子以佛夸予可也吾恐真佛之笑子竊  
其糟也

郁離子曰天地之呼吸吾於潮汐見之禍福之素定吾於夢  
寐之先兆見之同聲之相應吾於琴之弦見之同氣之相求

吾於鐵與磁石見之鬼神之變化吾於雷電見之陰陽五行之消息人命繫其吉凶吾於介鱗之於月見之祭祀之非虛矣吾於豺獾見之天樞之中吾於子午之針見之巫祝之理不無吾於吹蠶見之三辰六氣之變有占而必驗吾於人之脈色見之觀其著以知微察其顯而見隱此格物致知之要道也不研其情不索其故梏於耳目而止非知天人者矣郁離子謂執政者曰物之所貴於天下者以其少有而難得也如使明珠如沙黃金如土則人皆得而有之其何以能貴乎故服有章爵有等使人不可以妄覲然後王命尊而榮辱行此鼓舞天下之奇貨也昔者趙王得于闐之玉以爲爵曰

以飲有功有邯鄲之圍解王跪而執爵進酒爲魏公子壽公子拜嘉焉故鄙南之役王無以爲賞乃以其爵飲將士將士飲之皆喜於是趙人之得爵飲重於得十乘之祿及其後王遷以爵爵嬖人之舐痔者於是秦李牧擊卻之王取爵以飲將士將士皆不飲而怒故同也施之一不當則反好以爲惡不知寶其所貴而已矣

或曰傳曰天裂陽不足地動陰有餘然乎郁離子曰天道幽微非可億也然以吾觀之天裂陽不足是也地動陰有餘未必然也夫天渾渾然氣也地包於其中氣行不息地以之奠今而動焉豈地之自動乎觀乎地之動也蓋象夫震掉顛惕

而不爲跳躍奮舞之狀也夫旣不爲跳躍奮舞則豈地之自動乎其必有以使之然矣然則地之動也非其自動也由其所以所麗者有所不恒而使之然也猶舟之在水其動也由乎水非舟之自動也吾固曰天裂陽不足是也地動亦陽不足而非陰有餘也

羹藿第十七

鄭子叔逃寇于野野人羹藿以食之甘歸而思焉采而茹之弗甘矣郁離子曰是豈藿之味異乎人情而已故有富而棄其妻貴而遺其族者由遇而殊之也昔楚昭王出奔而亡其嬖使人求之以百金曰吾不忌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故論功而未及者皆不怨非術也誠之感也

郁離子曰人有智而能愚者天下鮮哉夫天下鮮不自智之人也而不知我能人亦能也人用智而偶獲遂以爲我獨於是乎無所不用及其久也雖實以誠行之人亦以爲用智也能無窮乎故智而能愚則天下之智莫加焉鬼神之所以神於人者以其不常也惟不常故不形不形故不可測人有作爲不可測者自以爲不可測而不知其爲人所測故智不自智而後人莫與爭智辭其實天下之大智哉

安期生得道于之罘之山持赤刀以役虎左右指使進退如殺小兒車海黃公見而慕之謂其神靈之在刀焉竊而佩之

行遇虎於路出刀以格之弗勝爲虎所食郁離子曰今之若  
是者衆矣蔡人漁於淮得符文之玉自以爲天授之命乃往  
入大澤集衆以圖大事事不成而赤其族亦此類也

或問於郁離子曰幣之不行而欲通之有道乎郁離子曰在  
治本何謂治本曰幣非有用之物也而能使之流行者法也  
行法有~~本~~本之以德政輔之以威刑使天下信畏然後無用  
之物可使之有用今盜起而不討民不知畏信法不行矣有  
用之物且無用矣而况於幣乎如之何其通之也

郁離子曰天下之重禁惟不在衣食之數者可也故鑄錢造  
幣雖民用之所切而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必藉主權以行世

禁其禁雖至久而人弗怨知其罪之在已也若鹽則海水也  
食之天功也煮之則可食不必假主權以行世而私之以爲  
己是與民爭食也故禁愈切而犯者愈盛曲不在民矣或曰  
若是則數罟不入汚池斧斤以時入山林先王之禁亦過與  
曰先王之禁非奪其利而私之也將育而蕃之以足民用也  
其情異矣矧一畝之田無家不受而不饑不寒乎

或問於郁離子曰在律婦有七出聖人之言與曰是後世薄  
夫之所云非聖人意也夫婦人從夫者也淫也妬也不孝也  
多言也盜也五者天下之惡德也婦而有焉出之宜也惡疾  
之與無子豈人之所欲哉非所欲而得之其不幸也大矣而

出之忍矣哉天婦人倫之一也婦以夫爲天不矜其不幸而  
遂棄天理哉而以是爲典訓是教不仁以賊人道也仲  
尼沒而邪辭作懼人之不信而駕聖人以逞其說嗚呼聖人  
之不幸而受誣也甚矣哉

九難第十八

柳離子冥跡山林友木石而侶猿猱茅徑不開草屋蕭然隨  
陽公子過焉坐定公子作而言曰僕不佞竊聞先生久矣今  
幸得頽玉色趨下風僕聞有道之士不遺蕪蕘之言願有陳  
焉先生肯聽乎柳離子曰唯唯願奉教

公子曰夏屋收綠以周垣廣庭砥平翼以飛樓突室留春  
清館含秋高想榻轍以輦騫曾覺馭脊以雲浮虹芳檀以承  
衡獸蒼琅以自檻浮柱錯落以星維碧瓦流離而水波天華  
卉暉而冬敷秀木修森以夏涼流景入而成霞潛籟動以生  
風晃兮如闐闐之開忽兮若筦弦之音於是乎曼目蛾眉窈  
窕成行曳結烟之翠綃鳴鏘泉之玉璫衆樂張華筵啓肆金  
尊澄芳醴炮羔擊牛烹麇燂鹿膾玉珧臠比目膾躍湍之魴  
炙拂雲之鵝羹月窟之兔肺膈霧谷之豹胎和以麟髓之酥  
毛以頰桂之萸果則碧華之蓮紫英之梨霜柑益蜜丹荔凝  
脂曼倩之桃若壺安期之棗如瓜羶肥旣飫清臚乃薦踐笙  
簫行組練迅翔鷗矯輕燕煔金釭與綺燭激粧豔以過電良

宵欲終娛樂未足雞膠膠以叫晨雷嘉賓以終曲吾願與先生同之郁離子曰夏書曰酣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僕不願也

公子曰百頃之園樹以美木繁華環以曲沼清池黑石白沙黝黝冥冥岩岩亭亭密密堂堂畜陰洩陽木則女貞石楠合歡櫻欄桐柏楓樞椒桂杉榆葉如車輪實若垂珠春禽嚶鳴而相求夏蟲鼓腋以呼秋朝陽發旭以攄虹夕嵐凝暉而欲流草則鼠姑玫瑰芍蘭萋衡菱蔣蒲菰蘋萍浮生丹菖抱木以垂翹薜荔綠崖以舒榮蔚披離以琴纒激迅颺以揚馨鳥則白鶴黃鸝翠鷓錦雞敷羽翰摛文章鞞鞞煌煌若彤霞之

問喬雲魚則赤鯉白鱖鯁鯽儵鱗斑鱗紫

湖生

乎翠蓋飄搖交鶴委蛇嘉朋遠至冠佩追隨芳亭酌酒攜佳人泛漣漪擾晃鷺發棹謳釣游鱗弋潛魚美豔歌賦新詩邀姬娥於洞房累日夕而忘歸吾願與先生共之郁離子曰仲尼曰樂佚遊樂燕樂損矣僕不願也

公子曰五都之市列肆千區三川之衢大車千兩二陸之浮舳艫千艘家僮萬人分方逐利西極岷隴河源康居大宛出馬渥注流玉崑崙東窮日本扶桑玄菟樂浪海岱青徐三韓扶餘南盡百粵七閩蒙詔徭氓穿胷交趾鮫室蜃市北陟無闕代恒陰山北庭屏耳孤竹萬里沙漠掇天珠拾坤珍山藏

谷韞之英蜚潛動植之精莫不悉致而畢陳爰有吉量驪驥  
蒼兕文犀足躡電而追風角納象以成形火齊玫瑰瓊瑤璆  
琳琪樹琅玕王母所栽備五色含八音璫璿瓏璵閃虎睛  
玃猢猻牛師類之毛參鬣披蓑以纛以纓珊瑚海柏若木非  
木若玉非玉蕭森擦索葩榼籜落其采有葩沉檀羅縠獮麝  
之香郁烈芬芳苾萐翻醞螺甲龍涎腥極返馨鍾乳丹沙金  
芽石英鍊而服之變爲神仙水晶玻璃辟暑清塵琉璃木難  
的礫暉光豆寇胡椒華撥丁香殺惡誅滌易牙所珍甘蔗木  
綿香葛兜羅柔暖輕涼寒暑攸宜翡翠鸚鵡綵羽繡翰玳瑁  
之龜蠟質漆章鼠毛之布焚之炎炎振之如霜丹蝦之須勃

若抽虹煥爛晶熒望之欲流撫之不濡玄象之牙厥大盈舟  
狼虎熊羆青貂白狐文狨青狸赤豹之皮獬獬蜂肆修毛鬣  
鬣姘姆蒙茸洵美且溫駝毳羔絨細若遊絲軟若春綿丹參  
紫芝地膽天麻靈藥干名神農所嘗起死回生旋陰幹陽蜀  
錦戎氈越紙齊紈跨海踰山轉致流通自北自東自西自南  
所至成市所止成塵於是乎鑱山出金煮海收鹽千鍾穿崖  
聲翻九幽萬竈歆烟結爲蒼雲蜚艇蠻舸出沒風濤罔鰐鮪  
曳鯉鱣舉赤鱗絡氏人鈎鼃鼈繒鱗鰕止水母鑿蠟蠟擒化  
鯤繫翔鯨畱鮪麗鱧牽鯛呈鱸繫鱗引鯉掣鰐連鮫枕丁膠  
乙兼取並積鏃骨皮簾磨鱗刮甲齒牙鋒鏘以函以戟甕鮓



乘鱗其利什百其重寶則有徑寸之珠方尺之璧騰光吐景  
閃日燦月匣不能闕土不能蝕可以易甌回祥傾城奪國吾  
願與先生致之郁離子曰傳曰象有齒以焚其身萌也僕不  
願也

公子曰九成之堂十畝之庭俯闔闔以管中安重門之呼  
甃以礬石植以栝柏牖以魚鱗洞朗八窗三石峰房奕奕翼  
異冬暄夏清輿馬達于陛除鳴騶導以青氍毹高坐華裯尊嚴  
若神卒列貔貅吏排雁行肅肅踰踰秩秩也聽欵傳聲神  
撫鬼訶發號施令理訴決訟出言而侍者奉易一願一瞻有  
踟躕千人雖立跋望顏色其喜也溫若春日

若秋霜之飛雷霆起於頰舌而死生判于筆下  
謀之郁離子曰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  
之不處也僕不願也

公子曰欵段之馬黑貂之裘囊無百錢橐無嘉金慷慨辭家  
踴躍遠游曳裾而入公門掉舌以動王侯一語之合不覺前  
席更僕秉燭熏心酣骨執鞭爲之駭汗虎士爲之吐舌於日  
出辭成法建畫爲律條九章以富國發六奇以制敵陽謀陰  
間神授鬼伏指揮而白虹貫日顧盼而長庚八月蓋檣里不  
能測其機孟賁不能當其決也是以一言貴於千金一諾重  
於千鈞吹則猛虎豎毛噓則寒谷生春馨欵折五兵談笑卻

三軍氣使燕趙之豪威警齊楚之君吾願與先生論之郁離  
子曰孔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僕不願也

公子曰戎卒十萬虎賁三千犀革之車駕以馱駢服以駟駢  
造父御戎烏獲爲右士如熊羆馬如騰龍器闕魚然殷谷  
丘掛以重鎧被以鮫函炫燿之晨星純鉤太阿縵理  
龜鱗雄戟揚虹公牙掣蛇舒光發輝上纏斗杓乃有角端之  
弓魚牙之矢控弦而滿月在手覆彌而蹲甲吞羽黃間谿于  
時力距黍九牛引挽發若雷吼於是乎白羽如荼赤羽如紅  
大旆鏗旗植以玄戈建九旂之霓旂蔚雲旋而森迴山陟爲  
之低昂太陽爲之寢光乃布天衡乃列地衝風雲鳥蛇龍

翁張屹兮如山儼兮若城渾渾沌沌莫窺其形吾願與先生  
將之郁離子曰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  
學也僕不願也

公子曰西方之域有真人焉廣大神通浩浩無涯其力可以  
幹造化回天地其功可以拯墊溺拔罪苦起死扶生剖頑爛  
冥窈窈惛惛蕩掃六滌寂寂默默滌除百惑如翦草萊不遺  
一荻如龍用壯莫我能當不震不搖障翳自消不怖不難百  
怪自散如鏡去塵其光粲新如蓮出水淨無泥滓以能不滅  
不生長存至精不形不體無往不在放之無外收之無內幽  
靜恬漠永享至樂吾願與先生求之郁離子曰孔子曰

異端斯害也已僕不願也

公子曰太極渾渾分爲乾坤乾坤翕闔結爲日月日月代明播爲五精二五媾真形而爲人玄黃兩間獨爲物蓋得天分也是故軒轅黃帝訪于廣成子而受訣焉其訣曰穆清穆分沕杳冥洞晃朗兮觀吾庭掃氛埃兮驅蟲蛇部星衆神兮集予家時風雨兮若晦冥疏不壅兮待其生調其行冷和厥止保其受兮爲孝子收六區兮歸一握仁靈芽兮直乃核乘應龍兮入寥廓吾願與先生追之郁離子曰語曰死生有命僕不願也

公子曰願聞先生之志郁離子愀然曰公子三王旣矣

道塞九流揚墨百家並出滌辭橫說從橫反覆慘害陰毒疑恐惑變幻白黑如森之發可使晦日如水之激可使漂石縈紆迴適以蝨以賊此其章章者也其矯者則謂天地爲蘧廬黔首爲蟲蛆文章禮樂皆不足爲以耀以夸使人染之如膏吞之如鉤虛浮譎誑生罔死舍形索影慢棄倫理世皆迷生之曲蹊蠹世之巨蝎也方今成弧絕弦枉矢之流常始攬槍降魄流精爲軀爲豺爲蛟爲蛇犬失其主化爲豺狼爪張牙飲血茹肉滌滌瀾瀾沉膏膩窮淵積骸連天無人以救之天道幾乎熄矣而欲以富貴爲樂娛遊爲適不亦悲乎僕願與公子講堯禹之道論湯武之事憲伊呂之節召稽

考先王之典商度救時之政明法度肄禮樂以待王者之興  
若夫旁涂捷岐狙詐詭隨鳴貪鼓愚傲倖一時之者不察也  
於是公子赧然頤頰發赤目眊舌彊再拜受教曰蓋不學  
乃今日始聞先生之言如垢得滌願爲弟子幸甚三  
無斃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文集卷之三

